

/ 润尾闲话 /

赵跟喜

诗人,中古史
碑志文献工作
者,喜散文随
笔。读者君子,
愿聆教诲。



/ 大槐树下 /

陈爱松

笔名村姑,
乡村生长,乡村
教书,常闻逸事,
常见乡俗,大槐
树下,漫话人物。



/ 村夫野语 /

汪天钊

一介村夫,
四处漂泊,在洛
生根发芽。岁月
蹉跎,幸有文字
温暖我、点亮我。



老梁家

老梁家在东后街中间位置,古旧的大门,坐南朝北,大门外的墙上嵌有一块青石,可以拴牲口。

有一年,梁家从西安来了一个老太太,街上人都称呼她老彭婆。听说是被遣返回来的,我那时候见识少,不知道遣返的意思。我家斜对面有一所三进的院子,第二进的过厅是两层阁楼,原来是生产队的仓库,属于梁家的祖产,老彭婆就住在里边。

老彭婆仪态端庄,待人和蔼,识字,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,身份颇神秘。听母亲讲,老彭婆叫彭大云,男人早死了,至于怎么死的,没人说得清楚。儿时读书有不认识的字,看见她坐在街边的青石台阶上,就去问她,她会小声地告诉我怎么读,啥意思。老彭婆身世如何,和梁家什么关系,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。

后来供职塾庐,那里是辛亥革命元老张钫家的后花园,园子的窑洞墙上镶满了历代墓志铭,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一方张钫撰写的步兵少校梁文炳墓志,才明白了梁家人的身世。原来梁家是山东青州人,光绪年间黄河发大水,因田庐淹没,举家辗转徙居泚池义马,后被豪族所逼,又迁居铁门镇。梁文炳貌魁梧,性豪爽,早年从戎关中,辛亥革命时,追随张钫义军,征讨蜀汉,转战河洛,在豫晋秦陇北伐军中屡建奇勋。长安内乱,有戡乱之功,后来陕局稳定,梁某夜宿马军寨,被友军误伤腿部,到长安就医时遭逢遇害,年仅三十岁。后来,我才知道陕西辛亥年间,梁文炳(字虎丞)与杨虎城、李虎臣共为“西北三虎”,很是惊讶,老彭婆即是梁文炳的夫人。

张钫在梁的墓志铭中还写到一个烈女,即梁文炳的小妾杨氏。梁文炳被安葬在老家西边的义昌,葬时杨氏亲为装殓,悲啼十数日,服毒而死。张钫写道:重情轻生,壮士所难,况杨氏籍隶优伶,游艺三秦,誓盟偕老,中途失群,兰摧蕙折,饮鸩义存。杨氏粗识文字,死时留有绝命书一封:“父母早亡,伶仃孤身,被虏为优,兄弟无人,吾女中之侠者也,视死如归,十八岁人耳,岂可不合葬以慰幽魂乎!”

当年,梁家成分不好,社会地位低,经常受到不平等对待,偶尔会听到梁家人说,他们家也有参加革命的,而且在中央首长身边服务。后来知道这人名叫梁毓哲,在青岛工作。有一年我到青岛,终于在八大关附近打听到了梁毓哲,他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副书记,在海边一座德式建筑小院里休养,因患帕金森综合征,手不停地颤抖,见到家乡来人,很高兴地询问老家和梁家人的情况,说离开老家太久了,很想回老家看看,只是不太方便。

后来读到梁毓哲女儿的文章,知道他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,一直从事党的机要工作,1949年4月渡江战役时,被调到渡江前线总部机要处,负责电报发译工作,当时百万大军只等毛主席一声令下,打响渡江战役。邓小平和陈毅、刘伯承等同志天天派人到机要处询问有无中央来电,4月19日收到毛主席命令渡江的电报,译电科长梁毓哲亲手译出电稿,来不及誊抄,就给邓小平和华东局首长念了电文,邓当即下达了渡江命令。当年,梁毓哲才二十七岁。

老家镇子老了,老户人家多,家家都有陈年旧事。说起来,比小说还要精彩。

喜娃

饭前,窑顶麦场上的大铁轱辘咣咣地响起来,随后是一声声吆喝:“放猪啦——放猪啦——”紧接着,一大群猪冲出猪圈,像决堤的洪水,奔突着,怒吼着,争先恐后跑回各自的家。

猪粪可以给家里挣工分。喂饱猪后,孩子们甩着树枝去送猪。看猪的喜娃永远戴顶黄帽子,一边打开猪圈门,一边对孩子们说:“你跟我叫叔,我就不叫别家的猪咬你家的猪。”

孩子们却不愿叫。放学路上遇到他,他张开胳膊又开腿,左右移动把着路,就是不让你过;有时他会拎起你的小胳膊,让你几乎脚不点地,挠你的胳肢窝。难受得要死,发出来的却是笑,等他挠够了,松开手,才能放声大哭。一边哭,一边跑,临到家门口,站住,大叫:“秃子喜娃!秃子喜娃!”

大人们背后都这样叫他。媳妇们坐在皂角树下纳着鞋底说闲话,说喜娃爹刚成亲时,喜娃娘夜夜把裤带结成死疙瘩,他爹就牛不喝水强按头。结果喜娃出生时,顶着几小块碎布,碎布盖住的地方就不长头发了。

喜娃却不跟孩子们记仇。有把酸枣,逮个蝈蝈,在叫“叔”之后就让孩子们高兴了。有时,一群小孩子也会主动围住喜娃,那准是他又拿新玩意儿了。他会做最好用的弹弓,还会做木刻的小人,双手吊在弹弓线上,一捏铁丝,小人就会像体操运动员一样翻筋斗,站立,坐在线上。他会用铁丝弯枪,装上火柴头,一扣扳机,啪的一声响,枪口冒出烟来。他有了好东西,一大群孩子嘴巴就甜起来,“喜娃哥”“喜娃叔”“喜娃伯”“喜娃爷”地叫,都想玩玩他的宝贝。他会慷慨地让一个个试过,在羡慕的眼光中像个将军。

别人家过红白喜事,主家没央他,喜娃也会主动去,端起条盘,管事的会说:“喜娃,你去挑水吧。”过年社火队里教排鼓,他早早就去帮着搬东西,管排鼓的给别人都分了位置,就是没有看见他。他常趁别人上厕所的机会,握上鼓槌擂两下。有次演出,有个排鼓手缺席,只好让他顶替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他索性把鼓槌擡到天上再接住,甚至让鼓槌从胯下绕过。看的人都叫起好来,但鼓槌并不听他指挥,咣当落地,仅有的一次辉煌就在别人的哄笑中陨落了。

大人们也有亲热地叫他“喜娃哥”的时候,那多是想请他帮忙,做能够改变长度的立体晾衣钩,修拉锁,或者出猪圈粪。别人央喜娃干完活,喜娃总笑着说:“嫂子,啥时给俺说个媳妇呗!”嫂子们会说:“给你说媳妇?好啊,有合适的给你留意着。”背后又说:“又秃又穷,谁跟他?”

喜娃常常坐在猪圈不远处的柿树下吹笛子,呜呜咽咽的笛声飘散在夜风里。

分田到户了,猪圈被取消了。喜娃到邻村的砖厂去做活。弟弟妹妹们都成家了,喜娃还是孤身一人。大弟弟生了两个女孩,还想生儿子,就把小女儿的户口落到他的名下,他高兴得鼻子眉毛都是笑,有空就去抱孩子,见人就问:“这是俺闺女!”一发工资,就给弟弟送去。

然而,他没等到闺女长大。闺女七岁生日那天,他从砖厂回来,手里拿着新做的木制体操小人,路上遇到砖车爬不上坡,他放下体操小人,帮忙去推车,车却倒下来,从他身上碾过。体操小人静静躺在路边的草丛里……

经营一种生活

顺着王城大道一路向北,快到高速路口的右边,有一个叫刘家寨的村落,村民都从原来的低洼处搬到了岗上,老村荒废已久。

老村的植物都伸长了脖颈,踮着脚尖生长,争夺高度、空间、阳光。它们凭借各自的优势相互推搡、缠绕、堆积。它们占领了村里所有的空地,侵入了所有的庭院,在残垣断壁上生根,在角落里葳蕤,就是门楣屋顶也不放过,看谁能够捷足先登,谁能够临风而立,谁能够居高临下。

每一个院落的破损程度都不一样。一处房屋部分坍塌,椽子散落一地,横七竖八。一个屋檐的柱石不翼而飞,用砖头代替。有的或门槛缺失,或窗棂洞开。深宅大院本来光线不足,植物掩映,愈加幽静;胆小的,白天也未必敢独自进去。旧书籍、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、黑白照片、架子车犁耙木耩、纺车织布机、马灯煤油灯、木匠用的刨子凿子等不定躲在哪个角落里,唤醒记忆,温暖亲切。

传统建筑无非是青砖蓝瓦、石块、泥土、木质而已,呈现的美是质朴的纯粹的内在的,传统建筑不仅是建筑,也是艺术,有着显著的文化烙印、民族个性。传统建筑都是用手工完成的,不可复制,是打造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呈现和释放,有温度有情感。传统建筑有岁月之美,越久远越沧桑厚重,荒废之后依然很美——破败残缺的美、悲怆决绝的美。

一所很大的地坑院,村里人叫作“八亩地坑院”。地坑院低调内敛,不近距离看很难发现它。从上面看下去宁静幽深,在下面往上看气势逼人。一小部分已坍塌,整体完好,打扫一下就可以入住。古人做什么都力求做到精致入微,比如砖缝,每一层的砖缝都是笔直笔直的,粗细均匀,根本看不到砖头凸出或凹进,抬升或降低,整体的砖缝就是一种优美的线条和图案。

八亩地坑院都是挖出来的,对简单的工具而言,一个家庭而言,绝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完全能想得过程中的劳苦,那种劳苦让人吃饭时懒得洗手洗脸,睡觉了懒得脱衣服,躺下去就鼾声如雷。据说主人头上都生了虱子,身上长了跳蚤,历时三冬三夏才完成。地坑院是一种创造之美、力量之美、生命之美。

在村口处有介绍刘家寨的文字,第一句就是“以耕读为业”。耕读是国人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,其实也是国人的一种信仰,历史上造就了那么多的隐士,绝非偶然,莫不是对耕读的最好解读。我的理解为:耕是体力,读是脑力;耕是单调枯燥,读是诗情画意;耕是物质,读是精神;耕是现实,读就是理想;再深入一点,耕是入世,读就是出世;耕读组合就是务实和浪漫。

刘家寨的先人们早已作古,我们无法相识,无法面对面地交谈,但一点儿不阻碍我们沟通,我从刘家寨的老村里已经读懂了他们。刘家寨处于邙山之中,有山;瀍河把村子一劈为二,有水;邙山无卧牛之地,有历史文化,北魏孝文帝的长陵就近在咫尺;刘家寨的先人们把村子安放在这样的环境里,是不错的选择,对未来一定充满了憧憬;在这里生活,真的让人羡慕。

哪天劳作困顿了,读书也乏味了,就去老村转转吧。